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貳拾叁年叁月三十日（星期五）

第叁叁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縂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清血追毒

丸北京特效品能治各種惡瘡楊梅亦痛服丸立止痛苦全愈迅速永不再發淋濁症亦妙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悞

成都市總經售處總府街賽適藥房昶熙藥房北門北東街開泰堂城守大街東壽春藥房鹽市口街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三月三十日演 **窗上人影**

大光明 三月三十日演 **最後之愛**

廣東白濁 **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皆能普治，三日止濁，七天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府街生生藥房壽春藥房華榮藥房代售

曾鑄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笑史 笑笑笑，眞正妙，娛太太，外買來瞧，哈哈笑，笑得變，足跳哈笑，得眼淚掉，又滑稽，又熱鬧，又香艷，又不俏，有宮闈，有鄉居，和尙與老道，社會黑幕一齊描，都逗叫了笑，曉丁叫丁跳，笑連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五仙郵票代價

煙 煙捲 好煙捲 紳記煙捲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稱贊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頌揚戒煙聖醫

成都東大街東安里五號 黃逐良君澈底戒絕一切身心嗜好不拘男女歷年雜症煙癖旬日之間無形中癡病變愈果然還量轉少之功也特此保威感謝玉圖朝生文哲葉敬啓

眞肉麻

在私塾讀書數載 公然爲檢定教師

「隆昌通訊」縣屬桐梓林地方，有自耕農某，膝下一子，業已授室生孫，某固執不通，曾送子在私塾讀書數載，不欲上進，但又以其子無出路可尋，而已欲作封翁之心尤切，始妙想天開，命子入城應私塾教師之檢定，幸而中榜及格，某喜極，於是麻醉村民，公然大做高脚燈籠，書「縣政府考取第一名師範」字樣，紅報條則書爲『候補官學教員』，當其子還鄉之日而一般與之有瓜葛之鄉愚，挂紅放炮，接駕迎風，尊稱某爲老太爺，子爲新老爺，某復排筵宴，以謝鄉里，一門不勝榮幸，現已命其子設塾授徒，并一面排列執事，掃墳祭祖，記者無不爲之麻肉云，

絕妙好詞

西席竊衣

鄠垣張某之西席，因敎授不良，被辭去，解館之日，適張姓家人俱外出，見院中晒有女皮襖一件，乃竊去，後由郵寄詩二首云，（一）次月館事不蟬聯，可恨東家太不賢，偸汝女皮衣一件，歸家變賣幾文錢，）（二首云，）（不須扯李更拉張，好漢作來好漢當，擱筆捫心聊一笑，斯文掃地又何妨，）

一○錢性辨咏

「錢味甘○大熱○有毒○能駐顏綵澤流潤○善療饑寒○可利家邦○惡清廉○貪婪者服之良○否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力能役神通鬼○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如散而不積○則有饑寒困乏之患○一積一散謂之道○權衡有度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此七術精鍊○方可久服○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禮○則溺志傷神○切須忌之○」

鄉人剪髮詞

民國初年、有鄉人某甲、至省經商、其諸同業、見其髮辮甚污、乃堅勸其剪髮、甲不得已剪之、造回家、其父母兄弟大加反對、其妻亦閉門不納、某甲悶悶不樂、事爲某乙所聞、作僞以囑之、飼曰、「自從民國成立、剪髮到處提倡、一條豚尾立消亡、頭上非常舒暢、無奈鄉愚村婦、永久不之良改、一見剪髮氣昂昂、宛若仇人相向、父母破口大罵、兄弟驟在一傍、嬌妻不準入秀房、恐怕又是活倘、」

戒賭七則（續）

（四）傷天倫○子好賭○親未有不怒○且憂者甚至已負蕩盡○百計攘親之有○致親鬱忿○子道安存○不惟是也○更傷兄弟○強者侵奪○強者借累○嫌隙一開○相殘無已○不惟是也○更傷夫婦○規勸必至反目○典飾賣衣○妻子愁苦莫訴○終身失所○何可不戒○

（五）致疾病○沈迷賭戰○夜以繼日○元神耗散○飲食失節○寒暑失宜○墮人術○容囊・能不悔恨憂忿○皆是致病之由○何可不戒○

（六）結怨毒○賭局爭端甚多○雖至親密友○往往反唇攘臂○親情友誼○頃刻頓忘○一時記恨○報復無窮○何可不戒○

（七）生事變○賭黨類少正人○出入往來○門戶疎虞○致生盜賊之變○夜深人倦○薪火未息○致生回祿之變○晝夜不歸家門不謹○致生奸淫之變○爭忿告訴○或被查拏○鄉紳之裔○譽望之儒○問罪受黜○則又生聲名之變○何可不戒○

完

武俠長篇小說 翡翠塔

艷琴女士著「禁止轉載」

第三回 鄧俠士村店求黎 黃遣臣洪門聚義

余國棟心中更爲奇異，趕忙與步走進客堂，拱手帶笑喊道，黃兄前來，小弟未來迎接，不要多意。黃志遠一聽，有人在喊，滿面驚容，把頭一抬，見是余國棟，才將驚容壓了下去，急忙站身起來，還了一禮慘笑道，被此皆係舊交，有什麼迎接不迎接，余國棟一讓坐在主位，吩咐家人到茶，并預備燈亮，當時外面答應一聲，把茶到來，放在茶几上面，家奴退將出去，余國棟一看，黃志遠依然呆呆坐着，一言不發，心頭不勉疑惑，當下拱手問道　黃兄今日有何種事務　爲何這般樣兒，黃志遠聽得這一問，登時嚇得來面無人色，連話都說不清楚，把手一擺道，危險，說了這兩個字，又一言不發，余國棟正要問他甚麼事情危險，忽然間，客堂外面發現一種飛跑音響足步，余國棟急忙向窗外問道甚麼事呀，話猶未畢，但見老管家余福，慌慌張張跑了進來，余國棟見此情形，忙問道，余福啥事情，汝如此驚慌，余福兩步走攏稟道，給主人回，不知甚麼事情，本縣七大老爺○帶了無數差役，還有趙總爺代了一二百名士兵，把我們莊子，團團圍住，賊主人前去問話，老奴見此情形，恐有意外，我就說主人未在莊中，縣大老爺聞聽此言，立地就要代兵進來，我才趕忙說，我是早晨出莊的，我主人也是早晨到佃戶家算賬　想來我主人該回來了，請大老爺稍候一下，我進去喊我主人，前來迎接，縣大老爺滿面怒容，命老奴來傳，請主人趕快出去，不然，馬上代隊進來，余國棟聽到這裏，也不在往下聽，當下向余福把手一擺，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八五）

第十七回 受重托名伶施營救 悉寃情將軍馳檄書

至於坐汽車○送戒指○也屬親友間恆有事○你就編派她倆有私情○太覺冤枉煞人哩○朱媽披着嘴說道○有私情沒私情○都與我們無干○不過我背後壞人名節○抵莊死後墮入拔舌地獄○像你這樣保全四姨的名節○死後必定上昇天堂咧○就此兩人爭論不休○趙福相勸道○要你們倆爭論些什麼○若被四姨太走來聽得了○那末吃不了要兜着走咧○大家住口○裏邊去吧○兩人方纔一溜烟入內去了○那趙福也即走出廚房○四顧無人○悄悄地走到間壁空屋中○只見玉帥呆呆地兀立在那裏○便擬把朱媽和陸媽的話告稟○說話未曾出口○玉帥先向他搖手道○本帥已聽得明明白白○不要你嚕囌了○你辦事很能幹○回津時將你拔陞偵探使○趙福叩謝而退○這所行轅房屋共有一百多間○玉帥避入西花廳○四姨太在上房○絕不知曉○那玉帥因茲事體大○未便草率從事○馬上微服回津○還查此事的眞相○暫且慢表○話分兩處○書是並行的○二當金鳳啓程赴德州○那金生即帶同督署便衣大刀隊八名○暗在戲館門首○等到夜戲散後○劉高二伶恰巧一同出戲院○金生並不動聲○上前向二伶頷首招呼○含笑說道○鄙人奉朱玉帥命○特請兩位老闆即往督署一會○劉漢因爲接過恫嚇信○有些胆怯○便問道○玉帥有甚要事○深夜相邀○金生接口答道○因老帥四夫人的壽誕將屆○擬送堂會戲○特請兩位老闆面商一切○劉伶終覺情有可疑○不敢貿然前往○拒絕猶覺未便○正在遲疑間○忽聞高伶說道○既蒙玉帥寵召○我們倆理該進見啊○劉漢無可推辭○便同金生各坐包車○逕赴督署○那八個大刀隊在後隨行○劉高二伶茫然不知○跟着金生逕抵督署應接室○金生轉身入內○一刹那兩個衛兵走來○相邀二伶至軍法科○劉伶瞧見室中設着公案○情知不妙○但身落虎口○只好聽其自然○幸爾軍法科長早知是鬧的醋風潮○並不曾狐假虎威○便很從容的問劉高二伶年歲籍貫○然後說道○大帥親自訪問你們倆是共產黨○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二十五日（星期）開駛

價廉穩速 購票乘車 在南新街本行

敦請楊天先生

每夜主講唐代民間愛國小說

精特　玉獅帶　全部

地點會府西街白家祠茶社

逢夜請演風雨不改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每按大廣告及字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鄗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旦，現已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症，莫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卽愈，有意想不到之鈔，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痾，

魯笑俗啓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雅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費代價外加寄茲將劇目列后

戰朝陽　二馮漢路會
失熱河　婆王問
斬湯　逼議事
良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毛國出洋　學
良　過門　生瘡上路
花兇戰　文聖街
哭昆　消歎　劉
鄧　南軍大戰洮河
成都新聞經舊

王燮明　達生醫社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黴九子爛瘡大小瘡症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六回　鄭鼎大戰黎彥虎　徐壽潼關二上墳

原來黎彥虎之神頂針，不敵白虎鞭，故此棄而不用，鄭鼎因白虎鞭，曾經打傷過黎彥虎，以為定能成功，那知前次，乃是黎彥虎一手執雙鐧，一手執針，當白虎鞭到之時，黎彥虎以針光去迎，故此受傷，這次雙鐧往架，足資應付，若非鄭鼎回弓手快，幾被黎彥虎所擊傷，鄭鼎見白虎鞭，被彥虎架開，心中正在詫異，忽見彥虎縱馬舉鐧，迎頭便打，趕急用弓敵住，兩人又殺了幾十回合，黎彥虎屢欲騰空，俯擊鄭鼎，又恐怕展開肉翅，被他射傷，正在憂慮之時，忽聽本陣鳴金收軍，當下無心戀戰，便各自回馬歸陣去了，鄭鼎見狀，揮動白旗飛虎，并不追趕黎軍，如飛的向中營抄圍而來，馬到陣前，已見黑飛虎旗號，及大安軍，已重重將唐軍圍住，大安軍齊聲發喊，說要生擒楊際昌，原來蒲鸞英，在右翼出馬，正遇禍海壽山，率兵對敵，兩人看見飛虎旗號，就知是蒲鸞英，但是久聞其名，今日陣前相逢，見對陣黑了一遍，黑旗展動，飛出一騎黑馬，上坐一員女將，貌如夜叉，頭戴黃金女兒鳳翅盔，身披黃金細甲，手提一張大弓，金光燦爛，禍海一見大弓，與鄭鼎相同，心中暗暗吃驚，又因聞名喪胆，曾經吃過弓的大虧，但又不能示弱，只得硬着頭皮，一挺手中九股純鋼禪杖　陡馬向前，蒲鸞英見陣前來了一個和尚，身高體大，面如黃金，身穿黃色僧衣，心中料定八九，便勒住韁繩，將弓架在鞍前，大聲問道，來者可是寶塔寺孽僧，綽號金羅漢禍海嗎，禍海道，師爺正是金羅漢禍海，女賊可就是蒲鸞英嗎，蒲鸞英笑道，旣知我名，還不下馬受縛，我莫問你，還有個銀羅漢怎麼不來，禍海道，金羅漢在此，丫頭不得猖獗，蒲鸞英笑道，今日你兩個羅漢，看我送你到西方去也，說能舉起寶弓，劈頭就打，禍海知道利害，不敢輕敵，用盡平生氣力，雙手執杖，往上一領，蒲鸞英抽回寶弓，橫裏打來，禍海急忙回杖，往側一挑，兩人交手，不到三合，壽山惟恐禍海吃虧，急陡馬出陣，大聲叫道，銀羅漢來也，話聲未必，馬已飛出，舉起禪杖，向蒲鸞英劈頭就打，蒲鸞英用弓架開，禍海見壽山出馬，心略放下，當卽陡開戰馬，與壽山雙馬連環，合戰蒲鸞英，兩桿禪杖，上下翻飛，猶如出水蛟龍一般，蒲鸞英揮動寶弓，左擋右攔，上打下掃，不到二十個回合，已將兩人逼得只有招架，無有還手，禍海壽山，正在危急之時，忽聽本陣，鳴金收軍，心中大喜，急回馬歸陣，蒲鸞英也不追趕，飛馬向中營殺來，黑旗飛虎，當前沖鋒，晏平天等一衆英雄，揮動十萬大軍，隨後抄圍，原來蒲鸞英鄭鼎兩人，俱奉有大令，候敵兵回陣，不可追趕，卽速代隊向中營抄殺，以資接應，蒲鸞英趕到陣前，已見大安軍十萬，將唐軍包圍，楊際昌困在垓心，二十餘員大將，團團保護，拚命突圍，眞所謂一人捨死，萬夫莫當，看看殺出重圍，不料蒲鸞英騎兵趕到，楊際昌看見飛虎旗號，嚇得胆戰心驚，不敢交手，仍退進重圍，另向東南角沖殺，這時晏平天等，五萬大兵已到，又復包圍一層，但聽金鼓震天，喊聲動地，大安軍齊聲發吼，說是生擒楊際昌呀，戴帥盔披黃金甲的，便是他了，楊際昌聞言心慌，急從馬上，取棄帥盔金甲，二十餘員大將，及衛隊五千，猶如衆星捧月一般，合力向東南沖殺，大安軍精神百倍，一人當十，個個爭先，只殺得唐軍叫苦連天，哭聲驚聞數十里，多半跪地投降，張豹同定李義蕭方，在亂軍中沖殺，無心收容降兵，向楊際昌追趕，楊際昌縱馬如飛，二十餘員大將，正當先開路，不分自己兵馬，攔路概被沖殺，楊際昌披頭散髮，滿身血跡，壓得一身是汗，胯下戰馬，也是人血糊滿，看看殺出重圍，忽聽一聲炮響，白旗飛虎繞動，鄭鼎騎兵趕到，東南角塵土冲天，後面鮑奎龍等一般英雄，揮動五萬大軍，包圍而來，楊際昌見狀，嚇得幾乎墜馬，大叫一聲，天亡我也，

本報聘請楊秀森先生担任小說編輯　此啓

代郵

楊劍君，新打判官劇詞，甚妙請繼續投稿以便彙集刊載。

李吉君，寶龍珠小說詞意皆佳惟敝報長篇小說已有四種此時實無餘地披露尙乞諒之。

脈裕君，游俠奇緣文情並茂不愧才人之筆惟內篇幅狹小俟稍緩可也尙乞諒之。

笑俗拜覆

新知集錦　時

以一兩重之蜘蛛網。拓展而引長之。其綿可長至三百五十英里有奇。

○養育珍珠發明之後。眞珍珠之辨益難。近巴黎有珠寶商數人視查

○一專家試驗。以珠百顆。傾於一種藥水中。有沉者。有浮者。謂云浮者係眞珠。而沉者係養珠。此種藥水製法。尙在祕密中。此外辨別法。可用愛克斯光照察云。

▲鶉賦

雕籠偏掛。繡幕常垂。無鳥可愛。惟鶉爲奇。悅於心而常念。把於手而不離。蝦蟆得瓜能成。畢萬曾傳其術。田鼠逢辰能化。淮南已道其辭。百戰百勝。雄武眞堪樂也。三戰三北。擢必已足羨其。想夫鶉之未獲也。披星戴月。起早眠遲。鶉方鳴而忽動。衾正暖而頓辭。或繫網於荒郊之僻。或掛罠於幽谷之陲。蒼煙冥渺。綠草蔓滋。朔寒忍冷。猶憶紅腮與赤耳。怕曉畏風。總思紫項與白眉。好之者同樂此而不疲。曰謀於郊野則有獲。惡之者方聞之而代慮。曰得若邱陵而不觸。及其旣獲也，情懷乍爽，意氣具振，衣履不憂乎濕，手足不恤乎凍皴，同伴人相視皆歡，喜此日具堪慶賀局，外客偶來見訪，尙令朝徒受艱辛，

歷史長篇
俠義小說

玉芙蓉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嘯天編著
笑俗校正
（九三）

第四回　徐相國借獵出京都　朱幼主遇美到袁莊

却說徐溥，聞郭嘉之言，心裡頭一想，太子總要離了京城，方才無害，自己苦思了一陣，忽然計上心來，不如今夜奏表聖上，明日請假出京打獵，必能將太子送出京城，郭急道，相國此計雖好，但是要候萬歲准假，方能起身，若被馬賊探知，如何能出京城，徐溥哈哈笑道，老公公，不必憂慮，我自有道理對付，如有妨害，我起不要命嗎，徐溥說畢，當時忙喊徐忠將文房四寶取來，親自提筆，一揮而就、寫成一道病狀，請假十日，明日出京，到鄉間打獵，徐溥將奏章摺好，端等夜間，方才呈去，並命徐忠派家將到府外探聽，自己陪着太子閒談，勸太子不可到別處去，恐受奸臣暗害，只有山東齊王朱鈺霖，方可安身，一來是太子叔父，二來是朝外權臣，兵多將勇，朝中一般奸黨，常懷畏懼之心，否則可到江南王常遇春那裏，亦可安身，此人乃常遇春之後，赤膽忠心，素與馬氏不睦，太子聞言，一一牢記，郭嘉也十分贊成，到此二處，正在閒談間，忽見徐忠進來垂手稟道，啓稟相爺，小的命家將四人出府，四外探聽，此時俱皆回報，劉相府被馬太師搜查三次，楊大人府中，與兩大人等府宅，皆被連搜兩三次，這時城中，還在清查，百姓家中，遍街隘口，全是兵馬紮駐，因此人民紛紛議論不絕，各道城門緊閉，宋飛宋大人，親自帶兵巡城，內外防範嚴密，明日方能開城，家將報畢各歸安寢，徐溥聽得此言，叫徐忠等一律不准出府，稍停一時，要向他等諭話，徐忠將身一躬，答應一個是字，轉身退將出去　徐溥正要向着太子談論脫險之計，忽見簾子一動　徐孝走進稟道，楊一清大人，來到相府求見相爺，徐溥現出笑容道，楊大人來　焉有不見之理，汝快出去相請，本相跟速出迎，